

毛泽东书信故事丛书



杨庆旺 编著
中共党史出版社

毛澤東
家父親友及工作人員
致

毛澤東
致
鄧子恢、粟裕、陳毅、華南人民
軍委會

杨庆旺 编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泽东致家人、亲友及工作人员 / 杨庆旺编著 . —北京：
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14.1

(毛泽东书信故事丛书)

ISBN 978-7-5098-2429-0

I. ①毛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毛泽东著作—书信集

IV. ①A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951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共党史出版社
责任编辑: 姚惠萍
复 审: 吴 江
终 审: 汪晓军
责任校对: 龚秀华
责任印制: 谷智宇
责任监制: 贺冬英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
邮 编: 100080
网 址: www.dscbs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170mm×240mm 1/16
字 数: 273 千字
印 张: 20.25
印 数: 1—5000 册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098-2429-0
定 价: 48.00 元

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
电话: 010—82517197

卷首语

本卷介绍的是毛泽东与他的家人、师友和一般工作人员的通信。

毛泽东在家乡读过多处私塾，又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过半年书，到长沙又在多所学校读过书、教过课、搞过活动，所以他的老师和同学很多，很多都是亦师、亦友、亦同窗的关系。所以，与他们的信件多放在本卷。

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毛泽东接触的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。

毛泽东注重交往，又很重感情，所以与很多亲属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和工作人员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
从这些书信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是怎样与亲友、老师、同学及工作人员处理家庭、友情、工作等关系的。这里有原则和非原则的关系、大局与局部的关系、公与私的关系、情与理的关系等，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教益。

本卷可选入的书信非常之多，因篇幅关系我们只能精选部分。

目 录

- 1 游子何心，能不伤感
——致萧子升（1916年6月24日）
- 6 如此之志，始为其志
——致黎锦熙（1917年8月23日）
- 17 并承照料疾病，感激不尽
——致文玉端、文玉钦（1918年8月）
- 22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
——致胡适（1920年7月9日）
- 29 见到条子立即交待工作
——致曾志（1929年1月13日）
- 35 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
——致徐特立（1937年1月30日）
- 42 我读了得益很多
——致艾思奇（1937年）
- 48 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
——致文运昌（1937年11月27日）
- 55 在未调动之前希安心工作
——致欧阳平（1939年夏）
- 62 我欢喜你们，望你们更好
——致毛岸英、毛岸青（1941年1月31日）
- 69 谢谢你的好意及援助
——致王枚（1944年3月16日）

- 72 努力工作，忠实于党，忠实于人民
——致陈昌奉（1946年5月17日）
- 79 世局多故，至希为国自珍
——致符定一（1946年9月30日）
- 85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
——致杨开智（1949年10月9日）
- 89 尊翁健存，可为庆贺
——致李介侯（1949年11月17日）
- 95 来示读悉，极为高兴
——致文南松（1949年11月28日）
- 100 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
——致李敏（1949年）
- 106 乡间情形，尚望随时示知
——致毛宇居（1949年11月28日）
- 114 祝你俩白头偕老
——致张瑞歧（1949年12月24日）
- 120 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
——致向振熙（1950年4月13日）
- 125 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
——致贺晓秋（1950年4月19日）
- 132 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
——致周文楠（1950年5月12日）
- 137 尚望好生保养
——致邹普勋（1950年5月15日）
- 141 为革命牺牲的，是光荣的
——致毛爱桂（1950年5月26日）
- 147 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
——致吴启瑞（1950年7月19日）

- 154 生活困难，极为同情
——致谭世瑛（1950年8月31日）
- 161 寄上薄物若干，以为医药之助
——致张干（1950年12月14日）
- 168 你当副目，我当列兵
——致彭友胜、朱其升（1951年3月31日）
- 176 辩论总是会有益的
——致蒋竹如（1951年8月）
- 181 告我以中小学形情，极为有益
——致贺果（1951年12月5日）
- 186 你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
——致陈玉英（1951年12月23日）
- 192 乡里禁酒是因缺粮
——致张有成（1952年7月7日）
- 197 你有困难，可以相告
——致毛泽荣（1953年5月2日）
- 205 你的眼病、脚病未好，甚念
——致毛泽连（1953年6月23日）
- 211 今年有所不便，请不要来
——致文润泉（1953年9月8日）
- 217 不要带任何礼物
——致文九明（1953年10月25日）
- 221 嗣后有困难，尚可设法帮助
——致郭梓材、刘天民（1954年10月29日）
- 228 望你好好工作，注意学习
——致安科文（1954年10月29日）
- 233 奉和一律，尚祈指政
——致周世钊（1955年10月4日）

- 240 希望你好好学习
——致翟作军 (1955年12月12日)
- 246 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
——致齐吉树 (1956年1月14日)
- 252 可以来京一叙
——致许志行 (1956年1月26日)
- 259 今后如果还有困难，可以告我设法
——致曹云芳 (1956年8月11日)
- 264 有《游仙》一首为赠
——致李淑一 (1957年5月11日)
- 271 你需要学习理论
——致林克 (1957年8月4日)
- 277 为你的事，我此刻尚未睡
——致李讷 (1958年2月3日)
- 284 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
——致吴凤君 (1959年1月18日)
- 290 好生静养，以求全愈
——致毛岸青 (1960年)
- 296 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
——致身边工作人员 (1960年12月26日)
- 301 要争一口气
——致刘思齐 (1961年1月15日)
- 307 要好生养病，立志奔前程
——致邵华 (1962年6月3日)
- 313 后记

游子何心，能不伤感

——致萧子升

(1916年6月24日)

子升仁兄如握：

话别之后，滞于雨，不得归；又以萑苻不靖（指驻湘各军发生战事——杨注），烽火四起，益不敢冒险行也。五六日来，阅报读书，亦云有所事事。然病母在庐，倚望为劳，游子何心，能不伤感！重以校中放假，同学相携归去，余子碌碌，无可与语。早起晚宿，三饭相叠，平居一日憎长，今如瞬息，寂历之景，对之惨然。独有军士相邻，洮洮之众，来自岭峤，鸟言兽顾，不可近接，亦既知之矣。心目所遇，既多可悲，遽闻觱篥一声，刁斗再发，余音激壮，若斗若击，中夜听之，不觉泣下。更可恶者，秋霖作虐，盈沟滥浍，碍人行步，不然，亦走来握手谭话矣。明日开霁，决行返舍。前托时患德言，愿勿食信，并望爱护身体，拳拳一腔，不能毕宣。

毛泽东再拜

自第一师范学校 廿四日

一、给萧子升的信

萧子升，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。虽然后来因政见不同而

分手了，此前他们交往却是极密切的，书信往来也颇多，上面仅为一例。

这封信保存下了手稿，现在在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、《毛泽东与湘潭》等著作中均有刊载。

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萧子升本人的。

萧子升，又名瑜，字旭东，1894年8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。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。并在这时与同在这里读书的毛泽东相识。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，于1915年秋毕业后，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。1918年与毛泽东等创立新民学会。

1919年萧子升赴法国勤工俭学，1920年返国，先后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、中法大学教授、国立北平大学校务委员兼农学院院长、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。

1949年，随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，后来又到法国、瑞士。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，从事教育工作。

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逝世，终年82岁。

他与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时是同学，两人关系甚好。

毛泽东写这封信时，萧子升在长沙楚怡学校当老师。

二、毛泽东与萧子升的交往

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。这所学校是废除科举以后办的一所新式学校，教经书，也教自然科学、英文、音乐等课程。其前身为东山书院，维新变法后改为东山高小。校园宽敞，四周有高达二三丈的灰砖墙，墙内有环绕全校的护校河，河上有座拱桥通往校舍。学校背后即为东台山风景区。这里是毛泽东和萧子升常去的地方。当时东山学校学生多是富家子弟，由于毛泽东穿一身农家旧裤褂，加上外县口音，颇受一般纨绔子弟嘲笑和冷遇。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在乎，埋头攻读中外历史、地理，广泛涉猎《新民丛报》等进步书刊。尤其是他的文章，

深得老师和同学称赞。因此，有一些同学乐意同毛泽东接近、交往，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。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，但志趣相投，感情深厚。

1911年两人先后到了长沙，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，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，1913年考入了省立第四师范，第二年也转入省立第一师范，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，毛泽东1918年毕业，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近两年。

这期间，他俩在志向抱负、治学态度、品行修养等方面更加相近，并能以诚相见，取长补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15年6月至1916年7月的一年时间内，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件达11封之多。1917年夏，毛泽东还应萧子升之邀为其笔记《一切入一》写序。

1917年暑假，毛、萧两人步行游历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五县城乡，历时一个月，行程近千里。他们每到一处，遇上机关、学校、商店或住户，就写一副对联送去，接受一点馈赠。在安化，他们两次去拜访年过花甲的劝学所所长夏默庵，但被拒之门外。他们并不灰心，第三次登门，夏老开门相见，并题了个上联：“绿杨枝上鸟声声，春到也，春去也。”置于桌上，以试来访者学问。毛泽东、萧子升两人商议后，当即对上：“青草池中蛙句句，为公乎？为私乎？”出语惊人，夏先生连声称赞，并留宿、长谈、赠礼。

这次“游学”生活，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，走访了学士名流、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人、和尚、地方官吏等社会各阶层人士，查阅了一些县志和一些佛经，了解到许多民情、乡俗和社会政治、历史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。有趣的是萧子升向人问路，都要先整整衣服，干咳两声，然后开腔。他还只愿写对联，不送对联，送对联的差事均由毛泽东担当了。

毛泽东后来回忆了这段生活，他说：“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做伴，我们走过五个县，没有花一个铜板。农民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；所到之处，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。”

毛、萧交往中所讨论的问题，大都集中于“自我修养之道，中国改造问题和学习与最近新闻之研究”。

1918年4月，毛泽东、萧子升、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。他们把一批优秀青年组织在这个组织中。

不久他们又组织了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运动。萧子升、蔡和森等到了法国，毛泽东则留在国内工作。

后来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政治思想方面走上不同道路，在学会指导思想上发生矛盾。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，并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；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，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。

毛泽东曾开诚布公地对萧子升说：“你是跟我们走，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？”最后，他们还是分手了。

三、不计前嫌，尽力争取

毛泽东给萧子升的这封信，谈了当时自己内心的一些苦闷和想法，大体分四层意思：一是当时长沙驻军争斗，很乱，不能随便行动，于是只好在学校读书读报。二是说母亲有病，盼自己回到老人身边，自己却不能成行，内心很痛苦。三是学校放假，同学多返回自家，自己在校又没有几个能谈到一起的人，所以很感寂寞。四是近日即回家，临行告知，并嘱其爱护身体。

信中谈的内容和细察毛、萧书信往来，可见两人交往甚密甚深。毛泽东此信真是向他倾诉心声。

至于后来两人分手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但毛泽东却是很珍惜他们这种早期友谊的。

萧子升与毛泽东分手后，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越走越远，终于投入国民党怀抱，后来干脆与毛泽东断绝了来往。但毛泽东对早年和萧子升的友谊却未能全忘，并以宽阔的胸怀，不计前嫌，尽力争取萧子升回心转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，要他回国工作。萧子升断然回绝。

1955年，我国派出一个文艺代表团到乌拉圭访问演出，团长系湖南人，

曾托华侨组织商见萧子升，亦被拒绝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正常化。萧子升心感不安，竟致函乌拉圭总统和联合国，要求支持台湾当局。1973年，年近80岁的萧子升在乌拉圭组织青年反共团，仍然坚持与毛泽东对抗。

萧子升著有英文本《毛泽东和我当过乞丐》，又译为《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》，记述了当年他和毛泽东的“游学”生活，但其中不乏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诬蔑。

如此之志，始为其志

——致黎锦熙

(1917年8月23日)

邵西先生阁下：

省城一面，几回欲通音问，懒惰未果。近日以来，颇多杂思，四无亲人，莫可与语。弟自得阁下，如婴儿之得慈母。盖举世昏昏，皆是斫我心灵，丧我志气，无一可与商量学问，言天下国家之大计，成全道德，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。自恸幼年失学，而又日愁父师。人谁不思上进？当其求涂不得，歧路彷徨，其苦有不可胜言者，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。今年暑假回家一省，来城略住，漫游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诸县，稍为变动空气，锻炼筋骨。昨十六日回省，二十日入校，二十二日开学，明日开讲。乘暇作此信，将胸中所见，陈求指答，幸垂察焉。

今之天下纷纷，就一面言，本为变革应有事情；就他而言，今之纷纷，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，无术以救天下之难，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，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！此无他，无内省之明，无外观之识而已矣。己之本领何在，此应自知也。以欂栌之材，欲为栋梁之任，其胸中茫然无有，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，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，此如秋潦无源，浮萍无根，如何能久？今之论人者，称袁世凯、孙文、康有为而三。

孙、袁吾不论，独康似略有本源矣。然细观之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，徒为华言炫听，并无一干竖立、枝叶扶疏之妙。愚意所谓本源者，倡学而已矣。惟学如基础，今人无学，故基础不厚，时惧倾圮。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天下亦大矣，社会之组织极复杂，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，民智污塞，开通为难。欲动天下者，当动天下之心，而不徒在显见之迹。动其心者，当具有大本大源。今日变法，俱从枝节入手，如议会、宪法、总统、内阁、军事、实业、教育，一切皆枝节也。枝节亦不可少，惟此等枝节，必有本源。本源未得，则此等枝节为赘疣，为不贯气，为支离灭裂，幸则与本源略近，不幸则背道而驰。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，几何不谬种流传，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？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？夫本源者，宇宙之真理。天下之生民，各为宇宙之一体，即宇宙之真理，各具于人之心中心中，虽有偏全之不同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。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，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？天下之心皆动，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？天下之事可为，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？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！推其原因，一在如前之所云，无内省之明；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，乃无外观之识也。故愚以为，当今之世，宜有大气量人，从哲学、伦理学入手，改造哲学，改造伦理学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。如此大纛一张，万夫走集；雷电一震，阴噎皆开，则沛乎不可御矣！

自昔无知识，近顷略阅书报，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，觉吾国人积弊甚深，思想太旧，道德太坏。夫思想主人之心，道德范人之行，二者不洁，遍地皆污。盖二者之势力，无在不为所弥漫也。思想道德必真必实。吾国思想与道德，可以伪而不真、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，五千年流传到今，种根甚深，结蒂甚固，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。怀中先生言，日本

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。诚哉其言！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，几多之部分，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。

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，又曰某君有志，愚意此最不通。志者，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，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。今人所谓立志，如有志为军事家，有志为教育家，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，美其成功，盲从以为己志，乃出于一种模仿性。真欲立志，不能如是容易，必先研究哲学、伦理学，以其所得真理，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，立之为前途之鹄，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，尽力为之，以为达到之方，始谓之有志也。如此之志，方为真志，而非盲从之志。其始所谓立志，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，或求真求美之倾向，不过一种之冲动耳，非真正之志也。虽然，此志也容易立哉？十年未得真理，即十年无志；终身未得，即终身无志。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。今人学为文，即好议论，能推断是非，下笔千言，世即誉之为有才，不知此亦妄也。彼其有所议论，皆其心中之臆见，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。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，真理从何而来？故某公常自谓：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”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，亦未可知。盖研究日进，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。顾既腾之以为口说，世方以为贤者之言，奉而行矣，今乃知其为妄，宁不误尽天下！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，今后宜戒，只将全幅工夫，向大本大源处探讨。探讨既得，自然足以解释一切，而枝叶扶疏，不宜妄论短长，占去日力。阁下以为如何？

圣人，既得大本者【者】也；贤人，略得大本者也；愚人，不得大本者也。圣人通达天地，明贯过去现在未来，洞悉三界现象，如孔子之“百世可知”，孟子之“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”。孔孟对答弟子之问，曾不能难，愚者或震之为神奇，不知并无谬巧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。执此以对付百纷，驾驭动静，举不能逃，而何谬巧哉？（惟宗教家见众人以

为神奇，则自神奇之，如耶苏、摩哈默德、释迦牟尼。）

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，不盲从他人是非，非普及哲学不可。吾见今之人，为强有力者所利用，滔滔皆是，全失却其主观性灵，颠倒之，播弄之，如商贷，如土木，不亦大可哀哉！人人有哲学见解，自然人已平，争端息，真理流行，群妄退匿。

某君语弟：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？老朽者聪明已蔽，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，促之而不能动，是亦固然不足怪。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，只欲冥行，即如上哲学讲堂，只昏昏欲睡，不能入耳。死生亦大矣，此问题都不求解释，只顾目前稀米尘埃之争，则甚矣人之不智！弟谓此种人，大都可悯。彼其不顾道理者，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，非彼所能自主也，且亦大可怜矣。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，有数事焉：生死一也，义利一也，毁誉又一也。愚者当前，则只曰于彼乎，于此乎？歧路徘徊，而无一确实之标准，以为判断之主。此如墙上草，风来两边倒，其倒于恶，固偶然之事；倒于善，亦偶然之事。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，则对于善者鼓吹之，对于恶者裁抑之。一切之人，被驱于此制裁之下，则相率为善不为恶，如今之守节、育婴、修桥、补路，乃至孝、友、睦、雍、任、恤种种之德，无非盲目的动作。此种事实固佳，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，则固尽为盲目的也，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。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，非普及哲学不可。

小人累君子，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。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礼仪制度，及多余之农、工、商业，终日经营忙碌，非为君子设也，为小人设也。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，如世但有君子，则政治、法律、礼仪制度，及多余之农、工、商业，皆可废而不用。无如小人太多，世上经营，遂以多数为标准，而牺牲君子一